

走向深渊

[埃及] 萨利赫·马尔西著



走向深渊

[埃及]萨利赫·马尔西 著

潘定宇 沈肇读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走向深渊

〔埃及〕萨利赫·马尔西 著

潘定宇 沈肇读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96,000字

1983年1月第一版 1983年1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1—31,000册

统一书号：10203·088 定价：0.43元

前 言

事情说来有些蹊跷，正因为它蹊跷，所以我愿意把它讲给人听。

一九七五年初，《阿拉伯人之声》约我撰写一部长篇连播的小说。从那个时候起，某些问题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我读着打算要写的那个间谍的素材时，兴趣更加盎然，那是因为我曾经与他有过一次偶然的接触。我一开始动笔写作，《阿拉伯人之声》就要求我会见奥马尔先生。

必须去会见奥马尔先生，因为他是埃及情报总署的一位军官，而搜集情报对我来说却一窍不通。我需要认识他，这是由于我已经承担了广播电台赋予我连续广播的责任。我走投无路，别无它法。于是便在广播电视大楼的一个房间里，与奥马尔先生见了面。

从那一刹那开始，会见就令人难以忘怀！

奥马尔是一个高个子、棕肤色和目光锐利的人。我十分谦恭地对他说：

“照实说，我是迫不得已才到这里来的！”

“那是为什么呢？”

他的两只眼睛显出诧异的神情，紧闭的嘴唇露出了一丝

EAH54/11

笑意。

“这些事情只有从情报总署听到过许许多多神话的人，才能够编造出来。”我这样回答他。

然而，那天我们之间的谈话，整整地进行了四个小时。我们先把写小说的事搁置一边，我随便问，他无拘束地答。四个小时并不够用，因为我想了解所有的事情，而且早就打算把它们披露于众。在那儿度过的每一分钟，我都觉得新鲜，嘴里总是不停地重复他说过的话，因为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事实。原来我对那些缄默不语的人完全不了解，他们工作的性质要求他们守口如瓶。我对情报工作完全是门外汉，它与我们写侦探小说惯于遵循的推理方法大相径庭，而我又对那些情况全然不知，可是过去它们对我来说好象最明白不过，根本无需探讨。

我们之间——我和奥马尔先生——的交谈一直延续了十五天，我还片纸未写。在这期间，我就象一个踉踉跄跄不会走路的孩子，正在学习走路。一天，我应邀去情报总署见他。情报总署那座建筑物坐落在寂静的高墙后面，我感觉好象是进入了一所新的学校。在那里我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奥马尔先生向我提供了我所希望得到的一切材料。他变成了我的朋友，我热爱他，比这个更为重要的是我从他那里学习到了许多东西。

随后，我要求他允许我将这些面对世界上最狂妄、最狡猾的敌人和日夜警惕地保卫埃及领土不受侵犯的人们的故事写给《图画》杂志。六个月以来，我埋头于许多文件之中，学习着，研究着，撰写着，其使命只有一个。如果这些人物被我们忽视，那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目 次

前 言

撩开陌生人的面纱	1
埃及姑娘加兹娅	22
船 长	39
苏丹人	56
未知数	70
天真的人	86
走向深渊	101
译后记	153

撩开陌生人的面纱

时钟临近上午十一点，与库巴宫相对的那条马路显得十分冷清，只有一辆汽车在来回行驶。六月战争失败还不到一年，一种异常的空气似乎仍然笼罩着这个地区。在这个没有任何其它建筑物的地方，一辆开罗出租汽车停在那里。司机凝视着他的那位陌生乘客。乘客正用一种惊奇的目光打量着这里。这位身材结实、脸部丰满和目光炯炯有神的乘客要往哪儿去呢？不过司机收了费就离去了。这位青年乘客独自伫立在马路中央。出租汽车走远以后，他用两眼不时地左右审视着这条马路。青年穿着一身制服，天气略带春天的寒意。他瞪大双眼，仔细地注视着那座坐落在寂静的高墙后面的建筑。那座建筑物就是他的目的地。不过在他第一次进去以前，他希望任何一个人都不要跟着他和看到他。

在青年认为万无一失以后，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朝前走去。他在埃及情报总署大门口停了下来，眼里闪烁着奇异的火花。大概，他的心此刻比平时跳得更快。大概，他想起了导致他在那天上午来到这里的事情的起因。

事情的起因得从也门说起。

一九六七年五月下半月，当马希尔中尉和他的连队接到移防命令的时候，他正在专心致志地训练士兵打靶，准备参加一次实弹射击竞赛。马希尔一心希望自己的连队能在竞赛中名列前茅，然而这道命令却把他们带到了一艘军舰的甲板上。军舰载着他们从红海最南端的荷台达港起航，向北方驶去。

军舰抵达阿德比亚。马希尔和他的连队越过运河，来到了西奈。几辆汽车又把他们从西奈半岛的西面，一直运到半岛的最东端，离以色列边界只有非常短的一段距离。

那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

根据命令，马希尔和他的连队必须在六月三日和四日修筑好自己的阵地。所有的军人都在积极设防。我们的年轻和军阶低的军官，象其他军人一样，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在他们乘军舰从南向北的行动中，旁边有驱逐舰护航，水下有潜艇航道，空中有飞机盘旋。

但是，六月五日的早晨，一切都被摧毁了。出现在他面前的只有无垠的沙漠、耀眼的阳光、炙热的天气、闪烁的黄沙和重叠的山峦。双脚潜在滚烫的沙砾的海洋里，心中充满了失败的忧伤。饥饿并不可怕，然而干渴却难以忍受。马希尔不停地朝西走着，而且还必须避开侵占了可爱的西奈半岛的敌人。他感到十分痛苦的事情是情况不明和消息闭塞。天上飞的是以色列的飞机。埃及的空军哪儿去了呢？沙漠里到处都笼罩着恐怖。敌人已经戴上了胜利的桂冠。不过马希尔的肩上还扛着武器。让自己干渴而死，还是成为她们的俘虏？抑

或在他面前还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吗？

那第三条道路就是信赖自己手中的武器。

让自己束手就擒，成为敌人的俘虏，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但是被俘以后，那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不，白天必须把自己隐藏在海边的岩石缝里，一点几也不要挪动。马希尔到达了苏伊士湾。他的周围只有阴影、闷热、干渴和天空呼啸着的无数以色列飞机。马希尔必须禁吃、禁喝，让自己成为一尊真正的偶像。待到黑夜来临，他就跳到海里，朝着北方——苏伊士运河游去。

马希尔的经历就象一部电影故事，他身上的伤痕就是真实的见证。他的肩上，或者说离肩不远的地方，至今还留着弹片；大腿的关节部位还有三颗子弹。在那以后，医生还给他切除了一个肾脏和部分脾脏。此外，他还少了第七根肋骨。但是尽管这样，他丝毫未曾感到任何痛苦。

马希尔负伤以后，除了大脑以外，已不再是一个健全的人了。然而他凭借着自己顽强的意志，于6月末的一天，抵达了苏伊士运河。马希尔是一个幽灵，还是一个负伤的士兵？他乘坐的那艘从也门起航的军舰驶入阿德比亚港时，负责领航的那只小船，这一次又把他从海水中打捞上岸，当时他正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马希尔伤痕累累，眼中闪现出成千上万个问题。闪现出来的所有问题的第一个单词，都是“为什么？”

但是，顷刻间好象有一枚勋章挂在那位不足二十五周岁的年轻军官的胸膛上，他的所有的痛苦、不幸和创伤不复存在，所有的疑虑也都烟消云散了。由于身负重伤，马希尔在阿

德比亚港的一个军警哨所，把自己珍爱的武器交了出来。

此后，另外一种性质的痛苦旅程开始了。马希尔被从一个医院转送到另一个医院；从一个手术室被抬到另一个手术室，从甲医生手里被转到乙医生手里。马希尔完全承受得了肉体上的痛苦。但是，军医委员会作出决定的那一天，他却痛苦难言，因为他被告知已不再适合做一名现役军官了。马希尔几乎要丧失掉一直引以自豪的那种感情和理智。

不过，过了几天，军官事务管理局作出了一个折衷决定，让马希尔去卫戍部队服役。

我们的主人公别无它法，只好遵命。

马希尔愤怒，烦恼，痛苦！成千上万个问题又一股脑儿涌上心头，他在寻求答案。

一天上午，马希尔因伤口疼痛得厉害，便来到一家医院。他首先来到拥挤的候诊室，那里病人很多，必须坐着排队等候，因为任何一个残废军人都不例外。马希尔虽然激动、不满，但仍然在就诊队伍的最后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了下来。一个留着白胡须、长得象土耳其人模样的老头子坐在他的旁边，不时地打量着他，并向他投来善意的微笑。最后，那个土耳其人模样的人干脆向他凑过去，马希尔便跟他攀谈起来，同时握着他的手作了自我介绍。我们将要称之为“陌生人”的人，也向他作了一番表白。

尽管几年以前，这个以色列间谍的名字曾在报上公布于

众，受到了指控和谴责，判决也业已发表，但我企图获准披露他的名字却不可能。纵然我向他们提出了充分的理由，也是白费力气。他们——那些呆在寂静的高墙后面的人，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杜撰了许多理由来拒绝我的要求。诸如这个背叛了的人还有妻室，她是无罪的啦！还说什么他还有孩子，孩子的名字还要冠他们父亲的名字，因为他毕竟是他们的父亲，老子犯罪，孩子无辜，他们也应该象所有的公民那样体面地生活啦，等等。并且他们还问我们，为什么老要去追究这类往事呢？罪犯已经罪有应得了。如果这个间谍和马希尔没有什么联系的话，他是不会再次被提出来的。

那天，当马希尔坐在军医院的候诊室里，坐在那个安详地微笑着的陌生人身旁时，他不知道自己正朝着恐怖世界——间谍世界迈出第一步。

马希尔中尉第一次站立在埃及情报总署门卫前面的那一瞬间，是他生命史上一个可怕的转折点。他万万没有料到，一个小时以后，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将进入一座火热的熔炉，把他整个的生命都熔化掉。过去他既充满了痛苦又充满了理想，现在他将把自己重新塑造成另外一个人。

门卫问他来这里干什么？马希尔简单而明确地答道：

“我要求会见你们的负责人！”

在这座警卫森严的建筑物里工作的官员，他们懂得应该怎样来对待世界上最狡猾的敌人，接待并对付马希尔，对他们来说则毫不费力。

“以色列谍报机关已经把我招募了。”

在一间门窗密闭的房间里，马希尔坐在一位埃及情报军官的前面，高兴地这样对他说道。

事情以非常令人奇怪的方式进行着：在那个鸦雀无声的寂静房间里，接待马希尔的这位外貌文雅、面孔严峻的青年军官，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一声未吭。那些人一向沉默寡言，但是懂得怎样来倾听别人的叙述。

马希尔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一天，在一家军医院的候诊室里，马希尔坐在一个陌生人的旁边。那个陌生人也是阿拉伯人，他前来埃及政治避难，并且得到了批准。

那天，陌生人应全国慰问负伤官兵委员会的邀请，前来那家医院。当时马希尔正在大发雷霆，拒绝同其他病人一样排队候诊。陌生人极力劝慰他，佯装向他伸出友谊之手，表示乐意结识这样一位热情奔放和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军官。马希尔离开以前，他们还约好了第二天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无法否认的重要事实，是年青的埃及军官真正地喜欢这个陌生人。俩人谈话投机，意气相投。六月战争的失败，自然是他俩之间经常议论的话题，并且常常通宵达旦。他俩之间的议论，有时充满着家庭和睦的气氛；有时又象夜总会里发出的欢乐喧嚷。

一天，马希尔告诉陌生人，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一九六七年

六月战争的书。

陌生人是一个政治难民，自称认识埃及政界和内阁里面的许多头面人物。当陌生人答应将和那些人物谈及这本正在撰写的新书的时候，马希尔好象感觉苍天之门已经向他敞开。于是他满怀激情埋头疾书，日以继夜地完成一个又一个章节。陌生人有些亲戚住在西德，并经常前去探望。有一次，陌生人从西德回来，马希尔的著作也已经撰写完了。他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于是便和文化部长联系，交涉该书的出版事宜。陌生人垂头丧气地回到马希尔身边，表明当局拒绝付印。

马希尔恼怒已极，激动不已。

“如果这本书不能在开罗出版，为什么不设法拿到国外去呢？”

陌生人用冷静的语言这样问道。

马希尔未加任何思索就立即同意了。

在那些日子里，马希尔还不曾接触过秘密战争中惯于使用的那些隐蔽伎俩。有一回，陌生人到国外旅行去了，回来后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他已经和一家德国出版商签订了一个合同，同意出版他的著作。

马希尔高兴得几乎要飞起来。

但是，这个西德出版商怎么愿意出版一本谴责以色列和揭露它虚构的胜利的著作呢？众所周知，西德是以色列的盟国。

怀疑的种子在马希尔的心中萌芽了。但是，事情却在接连不断地进行。德国出版商的代理人到达开罗的那一天，就

专程前来会见他。非常明显，这不是玩笑。马希尔凑到代理人身边，向他朗读了书中的几个章节，德国人极力予以赞扬。

“你们是以色列的盟国，怎么愿意出版一本谴责它的著作呢？”马希尔突然不解地问道。

“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只是文化和事实。舆论在那里对所有的人一律开放。如果一本著作想要再版，那就必须合乎或者接近德国的观点。”回答预先就准备好了，而且口气十分平稳。

在最后一个提示面前，马希尔停住了。此刻他在思索些什么呢？

如果说我能作出判断，那是骗人。但我从与他的对话里，能够想象出来。

当看到自己面前的道路铺满了黄金的时候，马希尔又疑虑起来，那个政治难民不是要他变成一个出卖祖国的叛徒吗？

回答如果不是“是的”，那么肯定也是“有可能”。

出版商的代理人走了，马希尔并未埋头修改自己的著作，以便获得一次重印的机会，他已经开始嗅到了背叛那样一种令人窒息的气味。现在，马希尔已经考虑了各种可能，并作好了准备。

陌生人宣布，他将飞往德国去完成一项使命。当他归来的时候，马希尔开始深信不疑了。毫无疑问，他想达到某种目的，他正以超人的勇敢进行这场游戏。

陌生人刚从德国回来，马希尔就迫不及待地打听他的著作的命运，虽然他的热切劲完全是假装的。

“那里的西德人对你的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在你的书中发现了一种最为重要的素材。六月战争的失败，难道不是共产党人造成的吗？”陌生人这样告诉他，接着便沉默了。

“对！”马希尔回答道。

问题既简单又具有煽动性。

他们要和共产主义拼搏。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资料，也可能具有极大的价值。

马希尔俯首听命了。

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相信无需多少聪明就可以明白，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只宝贵的猎物。因为他是武装部队的一位军官，同时又对六月战争的失败感到愤懑。他对战争的失败并不承担任何责任，然而对招致的失败深恶痛绝。

一场消耗战已经开始了。

陌生人开始索取情报。当话题转到报酬的时候，马希尔直言不讳的说道：

“每月五百埃镑。”随后又补上一句：“要求预付一年的佣金。”

如果不是马希尔，而换成另外一个人，那他就会到此止步，不会提出别的什么要求了。但是，这个人是在进行一场游戏，他要对所有的事情进行验证。他既不放过任何一个行

动，也不疏忽任何一句言谈。在遭受了一次与他无关的失败以后，他想战而胜之。

从西德来的代理人接踵而至。

他们纷至沓来的目的，是要在情报学方面对这个新物色的间谍进行一次全面的检验。这些人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并名之曰“考核”。通过这些提问，审查他的侦察能力和喜欢提供哪类消息。

在这些考核中，马希尔得到了意料不到的成功。

一天，陌生人给了他三千埃镑，作为他半年的薪饷。

现在，他们的幕后活动已经转移到了出版社，转移到和共产主义拼搏。

但是，那要等到什么时候他们才会显出原形，并大白于天下呢？

间谍设备运到埃及的那一天，他们才吐露出了真情。

那天运来的设备有微型照相机、密写工具、胶卷、纸张和其它一些物品。

无线电发报设备也运来了。

间谍设备运到之日，也就是陌生人的面纱擦开之时。马希尔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了隐藏在开罗城里的一名以色列走卒。

时近中午一点，马希尔已经讲完了他的故事。房间里仍然鸦雀无声，死一样的寂静。埃及情报总署的军官的两只眼睛好象也变成了两只耳朵，在仔细地倾听来访者的叙述；他的

两只耳朵又好象变成了两只眼睛，凝视着这位来访者。但是，这位情报总署的军官的双唇仍然紧闭。

马希尔也沉默了，只是痴痴呆呆地望着房间里的主人。

军官的手朝电话机伸去，他把听筒举到耳边，另一只手则拨动电话机上的号码，然后要求转接分机。一分钟以后，一个青年拿着一份卷宗走进房间。他把手里的卷宗交给军官，便悄悄地离去了。军官把卷宗交给马希尔看。马希尔把它一打开，立即惊慌地张开了嘴。

马希尔·阿卜杜勒·哈米德把卷宗合上，举目望着缄默不语的军官的严肃面孔。

他在那里无需多说，因为卷宗里面已经把所有的事情全都记载上了，于是便放心地叹了几口气。赞颂真主，他来得正是时候，而且业已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如果军官对他进行盘问，也一定会有问必答。

哈立德是我们给这位有着一副棕色面孔的青年军官取的名字。他向马希尔提出了一个问题，并要求回答。

在这种情况下，情报机构只能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要么报告检察总署逮捕这名间谍；要么在检察总署允许和他本人认为可能的情况下，为了埃及的利益，继续与敌人合作，成为一个双重间谍。

那一天，马希尔变成了一个双重间谍。

毋庸置疑，如果你当时坐在马希尔身边，他一定会向你承